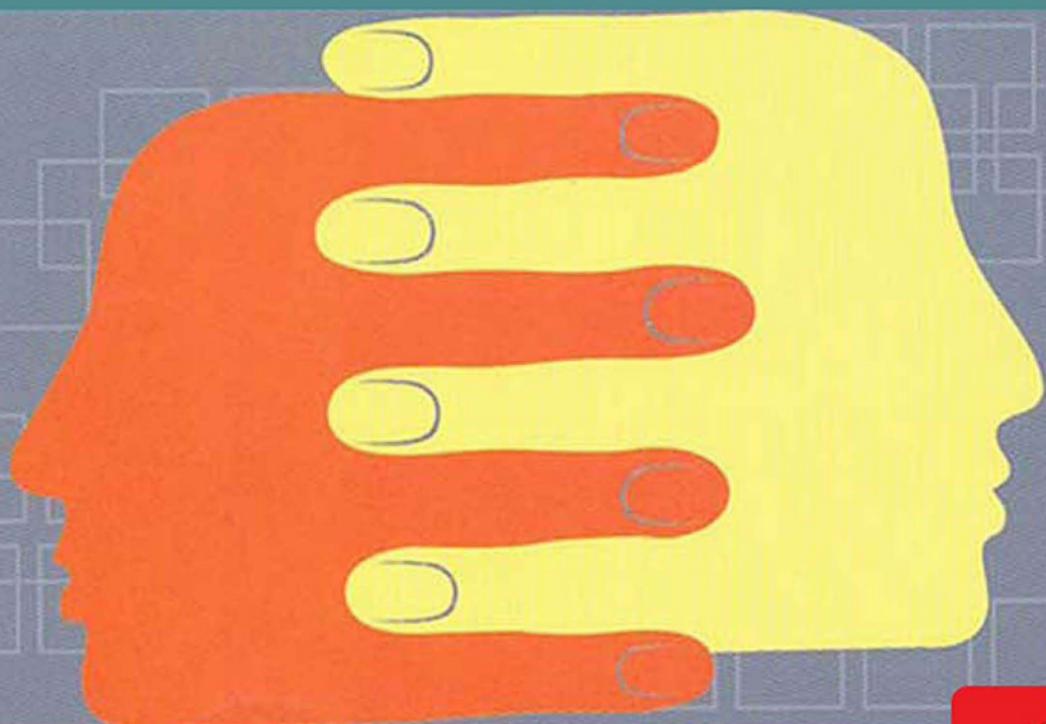


瓷上记忆

温燕霞 赖韵如 朱强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瓷上记忆



温燕霞
赖韵如
朱强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瓷上记忆/温燕霞, 赖韵如, 朱强著.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623-5497-0

I. ①瓷… II. ①温… ②赖… ③朱… III. ①陶瓷艺术-介绍-景德镇 IV. ①J5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1832 号

Ci Shang Ji Yi

瓷上记忆

温燕霞 赖韵如 朱 强 著

出 版 人: 卢家明

出版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http://www.scutpress.com.cn> E-mail: scute13@scut.edu.cn

营销部电话: 020-87113487 87111048(传真)

责任编辑: 蔡亚兰

印 刷 者: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7 字数: 90 千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言

再次的相遇

《瓷上记忆》这本书，其实是景德镇的热爱者，向景德镇交的一篇作业。

2013 年左右，“景漂”一词突然在媒体上热了起来，相关部门也多次提起这个现象，身为媒体人，心中的某根弦瞬间被触动，我想自己得为景德镇做点什么。

我很喜欢景德镇。这种喜欢不是源自它瓷都的名声，也不是为了瓷器，而是因为飘在这座城市上空的古老气息。

“景德镇春秋时属楚东境。秦为九江郡番县地。汉属豫章郡鄱阳县。东晋称新平镇。唐武德四年(621 年)置新平县，新平镇属之，以在昌江之南，又称昌南镇。武德八年(625 年)撤县，开元四年(716 年)复置，治所在新昌江口，故称新昌县。天宝元年(742 年)改名浮梁。镇先后隶于新昌、浮梁县。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 年)，因镇产青白瓷质地优良，遂以皇帝年号为名置景德镇，沿用至今。”

以上是景德镇的历史沿革，也是一座城市的前世。这前世蕴含着太多的信息，非我所能道尽，干脆避之，只关注当下的一段。这一段虽然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朵小浪花，却能折射出时代的光辉；又恍如一颗心脏，贴近它，我们能听见民众最真切的脉动。

人和人的相遇，起始于一个点，人和城的相遇，也同样起始于一个点。



我和景德镇的初次相遇，是在1986年的秋天。那时我是一个初入媒体行业的小姑娘，对一切怀着好奇之心。只要有采访任务，不管远近，总是自告奋勇前往，仿佛章鱼的触须，力求通过对四周的探索，去感知和了解这个世界。

当我在那个秋天来到景德镇时，景德镇相对安静，只见阳光和煦，天空泛着淡淡的蓝，人们表情安详，橱窗里的瓷器泛着高贵的光芒，推着板车和摆着地摊吆喝着的卖瓷器的人们，嗓音里有一种无奈，高耸入云的烟囱已经很少冒烟了，它们大多静静地仰望天空，像粗壮的感叹号……

毋庸讳言，当时的景德镇正处于变革前的迷惘和轻微的阵痛中，这种表情放在人身上，谓之轻愁，也是令人愈发神秘和美丽的忧郁。但放在一座城上，城市风貌便有些委顿了。那几天，我穿行在景德镇人流如潮的大街上，眼睛被精美华贵的瓷器晃花，再看那些破败的房子、颓倒的窑口、布满苔痕的小巷和悠然不知魏晋的老人时，竟莫名地有一种穿越之感。

若把电话线、电线杆、汽车、电灯这些现代文明的东西拿掉，百年前的景德镇，除了窑烟多一些、夜晚的炉火熊炽一些、人们的服装不一样，其余应该和现在相差无几吧？

那一瞬，我感觉景德镇像一口放置了明矾的深潭，在那平静的水面下，沉淀了不知多少朝代的波涛。这座城市某些方面的固化，其实是种难能可贵的坚守。这种坚守，仿如严实的蚌壳，在封闭的状态，将岁月的磨砺化为华彩，渐渐地把景德镇包裹成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印象中，我那次采访的所有人，不管是工人还是厂长，



抑或是贩夫走卒，脸上都泛着景德镇的珠光——他们都以景德镇为豪！当他们在我这个外地人脸上也发现景德镇折射出的光芒时，顿时将我引为知己。他们告诉了我很多景德镇的故事，那些故事酒一样在我身上发酵，种子一样在我心里发芽，我一直想把景德镇的故事写出来，可是我写了8万字，最后却发现我对这座城市和陶瓷并不了解，那篇有关景德镇的小说于是变为残章，在我的抽屉里蜷缩至今。

我期待着一次新的激发，能够让我和景德镇的灵魂在文字里再次相遇。

这一等，过了20多年。我终于决定为新时代的“景漂”立传。而这次的写作，确切说是为了完成“555工程”的计划项目——口述实录《指尖上的灵魂》！为了完成此项目的创作，我们采访了近20个“景漂”，惜乎后来录音资料丢失了一大部分，完成稿中只有11个人的口述实录。每每想起丢弃的资料，我总觉得痛楚，仿佛在旅行的路上失去了几位好友，茫茫中再也寻不回来，留在心头的，唯有遗憾和追忆。

如今，书稿已完成，即将付梓印刷。心中突然有些忐忑：本书的主人公大多名不见经传，情节不见曲折、书写未见特色，主题更谈不上深刻，叙述有时难免失之累赘和琐碎，这样的作品有意义吗？

可转念一想，觉得“口述实录”这种“文字真人秀”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通过书中11位主人公的口述和笔者的实录，读者可以洞见那些漂在景德镇的异乡人是如何以瓷为媒，走进并融入这座城市、进而成为新景德镇人的心路历程和情感经历，并从他们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交汇中触摸



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脉动，从而加深对千年瓷都景德镇的了解。我想，只要您借助此书向景德镇走近了一步，那就是我们这几个作者的成功。

在此，我要感谢帮我完成部分采访工作的邓凯先生，感谢胡蔚川、陈晓航等朋友替我整理录音资料，更要感谢本书的合作者赖韵如和朱强两位年轻才俊。他俩是我的赣南老乡，女美丽、男英俊，而且才华横溢。由于他俩的加入，本书的文字不但洋溢出青春的气息，同时也实现了我借此项目搭建团队、帮助年轻人成长的目的。最后还要感谢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为这部书所做的一切。

温燕霞

2018年1月20日

目录



李胜利：碧海青天夜夜心 / 1

许万里：呼吁陶瓷市场回归理性 / 9

周华林：窑神“窑变”，万山红遍 / 13

张兴旺：瓷的心音，引我来景德镇朝圣 / 21

李文越：以瓷立阵 / 27

邓希平：瓷缘 / 38

蓝国华：古彩蓝魂 / 46

黄云鹏：世间繁华锦，独爱青白间 / 55

许阿力：说说“景漂” / 61

付长敏：陶瓷世家 / 67

陈西：陶瓷，得做原创产品 / 85

后记 / 91

李胜利：碧海青天夜夜心

我最初来到景德镇，只待了一段时间，像过冬迁徙的候鸟。也可以说，我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个不称职的渔夫，一年下来也只在这里待几个月。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但是真的要在瓷的世界里停泊，还是离不开景德镇这座城市的。

我的家本就不在景德镇，来的时间长了还是要回去的。但这么多年了，我还一直栖息在这片土地上，我和这座城市，终究是有着难分难舍的情愫。

1980年分田到户，家里分了十几亩^①田地，那时候种田的收入，仅够自己糊口，有时为了节约，冬天只吃两顿饭，那时候我才十几岁，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记忆中我每天饥肠辘辘，在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里，我时常眺望远方，看着稻浪在六月翻滚，我觉得种田，永远都翻不起身来。那时，我脚下攒足了一股劲，这股劲让我一直奔向远方，奔向景德镇。那时我听说过北京和上海，但那

^① 1亩≈666.67平方米。

些地方就像月亮一样，我一辈子都去不了，只有景德镇，那是我青春岁月里所知道的最值得憧憬的地方，我们叫镇上。“到镇上去找工作”，是我们共同的理想。那时候我只想自己赶快长大，尽快离开家里这个穷地方。

1986年，我16岁，为了改变种田人的命运，我离开家乡鄱阳来到了景德镇。通过家里亲戚介绍，有幸进入小集体星火瓷厂工作。刚开始到镇上，由于没有城镇户口，只能做临时工，拉板车，一车车从瓷窑里刨出来的煤渣灰，一车车没有烧成器的废瓷器，我低着头，把青春里使不完的劲用在板车上，来来回回，汗流浹背，一车车废物煤渣连同我的青春被运走。

过了一段时间，烧窑的一个窑工不知什么原因不辞而别，我刚好被派上用场，被派去烧窑。每天，我一个人早早就到了那个人工搭建的建筑台。从此，我就跟土与火打交道，看着霍霍燃烧的火焰，生火、加热产生高温，黏土烧制成型的过程，让我产生了操纵的快感。通常所说烧窑是指烧制陶器、瓷器等。窑有几种盖法，一可用土片去盖，二可用煤饼去盖，三可用粉石去盖，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略有差异。每种盖法的耐热性不同，土窑耐热时间最短，耐热时间最长的是石头窑。

烧窑是苦工，但相对拉板车，肯定是好上百倍。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就这样做着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粗活。或许是人活在这个世上早早地就注定了各有使命。那些日子，师傅见我烧窑时很能把握火候，人也机灵，能吃苦，就推荐我跟着车间主任学压胚、倒浆的技术。在瓷厂里整整待了四年，这四年对我而言异常珍贵，我也基本掌握了制瓷的整个工艺流程，同时，我也隐约觉得，自己今生和瓷的因缘很深。

在时代大潮的席卷下，个人命运的乐章也充满着插曲。



20 世纪 80 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突然躁动起来，景德镇瓷厂或市场里，许多工人听说外面的工资高，纷纷下岗，跑到外面找工作。有点头脑的，三五成群跑到外地办服装厂、鞋厂。瓷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下坡路——有能力、有技术的人都出去了。

1990 年，我也离开了瓷厂。从瓷厂出来以后，我打听到，当时驾驶员的工资蛮高的，我就去学开车。

考了驾驶证以后我到处找车开，可我只在广东拿了一个实习驾驶证，找不到车开。几天下来，囊中羞涩，不得不到一个做摩托车配件的私人厂干活，我老老实实干了一段时间，每天对着机器，右手拿一个铁片放进去，脚踩一下下面的踏板，一个模型就被机器压出来了。一个月下来，头脑里满是机器轰鸣声。有一次，大概是太过劳累的原因，我打机器时把手指也带进去了，虽然反应迅速抽回来，但无情的机器把我一个手指连同指甲带到齿轮里去了，伤口打得很深，顿时血肉模糊。十指连心，那种疼痛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时候我是 300 元钱一个月，当时 300 元钱相当于现在 2000 元钱。工资不算低，但是自从 1992 年受伤以后我就再也不想打工了，我要自己做买卖，哪怕是在街上开一个零售摊子，开一个快餐店，都要自己做老板！

我不知道别人的故事是否有许多波折，但这些细碎的疼痛都是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在那样的年岁里，解决生计问题，一直都是头等大事。根本还没想过人要追求文化和艺术。打工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借钱，做一些小买卖和小生意，我想了很多办法，到菜市场卖过菜，去过义乌批发小商品，一袋袋小商品被我搬到批发市场、镇上的集市上卖，再到后来，我也煞有介事地跑到煤矿里面拉煤炭，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爬起来。历经了 10 年的经商积累，终于有了一些积蓄。

我个人的命运似乎和我们的国家历史大潮紧紧贴合，所以，我想回过头谈谈十大瓷厂，还有十大国营企业的改制。

所谓的“十大瓷厂”是景德镇对国营大型瓷厂的俗称，实际上不止十个国营瓷厂。属于国营瓷厂的有：建国瓷厂、人民瓷厂、新华瓷厂、艺术瓷厂、红旗瓷厂、红星瓷厂、东风瓷厂、宇宙瓷厂、为民瓷厂、华风瓷厂、光明瓷厂、景兴瓷厂、古窑瓷厂、景陶瓷厂、华电瓷厂，等等。属于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集体所有制的瓷厂有：红光瓷厂、曙光瓷厂、雕塑瓷厂、卫华瓷厂、新光（陶彩）瓷厂，等等。属于区办、大厂下属配套集体所有制瓷厂有：跃进瓷厂、福利瓷厂、立新瓷厂、红卫瓷厂、昌虹瓷厂，等等。与此同时，也有校办工业公司所属的瓷厂：七小瓷厂、一中瓷厂、二中瓷厂、十一中瓷厂、共大瓷厂、文光瓷厂，等等。还有镇办陶瓷厂：竞成瓷厂、竞红瓷厂、洪源瓷厂，等等。

我进去时，瓷厂是比较辉煌的，辉煌一直持续到1994年。1994年，像一个节点，一切戛然而止。

1995年，全部国营瓷厂开始改制，一家一家地改制，一家一家地接受改制，一家一家的瓷厂就这样没有了。几千个工人，本来每天都是下班一起在食堂打饭吃饭嘻哈说笑的，突然之间作鸟兽散。

那不是简单的一个工厂解散，而是一个精神团体的崩解。想起这些，内心一阵凄凉。

到2000年，全部改完，没有国营企业了。

所有国营企业都是空壳了。

许多瓷厂被拆，土地变卖，开发房地产，建起了高楼大厦。

那时候我想，十大瓷厂的瓷器就是一段陶瓷的发展史。比如说，过去有御窑、官窑、民窑的区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是国营瓷厂，国营瓷厂分为大集体小集体，都是国有的、公有的，没有



私人的，这段历史是陶瓷发展史的大转变。为什么这么说？1949年前，景德镇一直是用柴烧瓷器的，在这之后，先后改为用煤、油、电和气来烧瓷，短短几十年时间已经历了历史性的大转变。也许，应该想办法用一种方式来纪念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的瓷器发展到今天，一路经历了多少风雨和辛酸。

瓷器厂的工作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和瓷器有缘，也喜欢瓷器。自从十大瓷器厂解散以后，心里总觉得凄凉，我不愿看到这段历史就这样淹没在时间的滚滚红尘里。

如今，十大国营的瓷厂没有了，我就是想能不能把每一个瓷厂生产的瓷器都买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回来？我想建一个博物馆。

这也是我数十年来换了多份工作之后依然想做回瓷器这一老本行的缘由之一，想来也算是我和瓷器的缘分。

有了想法之后，我便开始陆陆续续收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瓷器。准备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就筹备建博物馆，专门用来陈列展出十大瓷器厂的陶瓷。从2000年到2006年，我收集了很多瓷器。我收集的第一批瓷器是建国瓷厂的瓷器。那时候我就觉得瓷器就是历史，每一件瓷器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和一种独特的语言，每个朝代的瓷器都有不同的灵魂和气息。不管怎样复制，人们能复制它的外形，但复制不了它的韵味。

我收十大瓷厂的瓷器，只限定在1949年以后的。民国的、清三代的通通不收，我就瞄上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段时期各大国营瓷厂的瓷器。

收了这么多，就设想把这些瓷器整合起来建一个博物馆，博览跟展览放在一起，再建一个生产线复制原来的精品，然后成立一个展览馆，这个展览馆是可以销售产品的，也是可以代表产业的。而博物馆可以让人看到一段时间内瓷器的演变的历史。

2000年到2006年这6年当中，我收到的瓷器都放在我们公司的仓库里面。我长时间大规模地收瓷器，家里人都看不懂，三番五次苦口婆心地劝我，说赚几个钱不容易，破瓷器过气了，也不值什么钱。你收国营瓷厂的作品，更是没有几个人关注。我却顶着压力默默坚持，我不敢说我的眼光就有多好，我觉得最起码有心且用心，人活一世，有心且用心去做一个事情，就很了不起。

收集瓷器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很多有代表性的瓷器不是在历史的流变过程中遗失、损毁，就是流落到私人收藏家手中。虽然有时候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他们将瓷器转给自己，但大多数时候很难有人愿意割舍心头之爱。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混迹于各种旧货、古玩市场，在数以万计的旧物里一遍又一遍地淘捡。各大瓷厂的瓷器收来以后，要请各大瓷厂的老艺人、老专家、老领导来鉴定和指导，一同辅助我把这个博物馆做好。如果没有当初那些老艺人、老专家、老领导的支持，博物馆前期的筹备工作很难开展。

2006年，我放弃了其他的产业，变卖名下的一家三星级酒店以求有更多的精力和资金来收集文史资料。建博物馆的事宜也在筹备当中，我深知凭一己之力建博物馆很难成功，于是便向国家提出申请资助买地建馆，可惜时运不济，一直都没有得到批复。直到2010年，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创办民营博物馆。当国家7个部门的公章盖下来，我看着圆圆的公章殷红闪亮，激动万分。国家出台的政策里明确了民营博物馆与国有博物馆享有同等待遇，我才有了底气，倾囊而出买下现有的这块地皮，建了面积差不多2000平方米的博物馆。

开馆以来，博物馆一直是景德镇对外展示的一个独特窗口，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景德镇陶瓷在1949年后的发展轨迹，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这个事业。作为一个学习的平台，博物馆既接待领导干部、



华人华侨，也面向中小学生开放，并把它打造成体验陶瓷制作工艺的一个实践基地。如今我正在与有意向的大公司合作，计划将一个老厂进行整合改造，建一个陶瓷文化博览园，展示更多的瓷器。

受限于地方小，博物馆目前只能展出一小部分瓷器，大部分没展示出来，所以我要做一个大的博物馆。因为我现在有这么多瓷器，没有一个大的空间不能完全展示出来，也就带动不了产业发展。

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的瓷器，价格飙得很高，这些瓷器基本上都成古董了。所以，这也给我收买瓷器增加了难度，现在的人大部分不缺钱了，要买他的东西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抱着太明显的目的，他不卖的。多问几句，主人家就开始抬杠：“我家里又不缺钱，又不是没饭吃，也不是没房住，为什么卖瓷器，这个瓷器都是我父亲的祖上、我爷爷的祖上留下来的，我怎么会卖掉？这是古董！”

说起印象深刻的事，那就是一个青花瓷瓶，是建国瓷厂生产的。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朋友带我去瓷器主人家做客，我看上了摆在他家屏风前的青花瓷瓶，我们细细打听、商谈，我锲而不舍，聊到差不多 12 点，最后敲定价格 7 万元。我因为喜欢，当天晚上就付了 4 万元，时间太晚，我也没有签下白纸黑字的合约。事情总不是那样顺顺当当。等到第二天，我兴致勃勃准备过去缴清余款拿瓷瓶，电话一打，那边闷声闷气说：“今天到北京去了，过几天回来再说！”我有点诧异，心神不宁地等了几天，又打他电话，他就反口了，说他老婆不愿意卖了。我反驳说都付了你订金了，怎能出尔反尔。他很坚决，说坚决不卖。我就急了，叫朋友做工作，一时也没有进展。

入夜，我心神不宁地躺下，梦见了屏风、烛台、棋盘，还有一个青花瓷瓶，釉面毫无瑕疵，光彩夺人，卷曲的青花色泽鲜艳非凡，

一如膏腴之地，生机勃勃。它轻轻地挪到我的怀里，我端起它，如同举着一尊玉观音。忽然，瓶身一歪，我彻底地醒过来，这梦持续了几个晚上——我做梦都是去他家里瞻仰和搬移这尊瓷器啊！第二天我又约上朋友去他家，说明我收集瓷器是为了办博物馆，让更多的人观赏，主家自己也还能看得到，并非用于商业，希望对方支持我的工作，最后卖家被我的真诚感动，终于决定将瓷瓶转让给我。这真是“碧海青天夜夜心”啊！

多年以后，有人想出70万元把我那个青花瓷瓶买走，我斩钉截铁地说“你加一个零我也不卖，我要它是用来放博物馆的。”有一年，我拿家里的房子跟小区里面的邻居换瓷器（我收瓷器到最后都没钱了，拿房子跟别人换），当时我将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换了50多万元的瓷器。家里人都对我很无语。但是，很多事就是不可预料，当年50多万元的瓷器现在升值加一个零都不止，而当年那个50万元的房子，到现在还没升值到60万元。

我这一路走来实属不易，但我办了博物馆以后，景德镇的瓷器历史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关注，我认为一切都是值得的。把这个博物馆守护下去对我来说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人生短暂，做一件有意义、利于社会的事情，远超过获得数以万计的身外之物。

景德镇是中国的瓷都，景德镇的瓷器是我们中国的艺术品的代表，人们无法离开它，并且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文化艺术品。十多年前，很多外面的人到景德镇只是买餐具，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买工艺品。除了人们审美的改变，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国无瓷不贵，家无瓷不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文化艺术，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陶瓷艺术。

许万里：呼吁陶瓷市场回归理性

我们现在搭建一个原创陶瓷故事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扮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服务的角色，为外地艺术家服务；另一个是市场推销员的角色，不断地推销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当然，艺术家们及其作品能否推销成功，也要靠运气，但关键还得依靠品牌。艺术家就是品牌，通过强强联手，打一场品牌战。但是目前，不只是我们，还有很多隶属于我们陶瓷艺术创作基地，或者叫工作室、作坊等，应该还处在资金短缺的初级阶段。想要扮演好上述两个角色非常难，并非难在没有优秀的艺术家，而是没有合适的市场资源，传统的课堂讲解、拍卖、参展、铺货等方式，已经很难适应现有的市场经济。

目前市场中存在三个普遍现象。

第一是展览。景德镇人近十年来，非常热衷去外面展览，几个艺术家的作品一凑，就组成一个展览馆，这股热潮也渐渐冷却下来。为什么展览降温？只展览而没有签订项目，没有实际的效益，劳民伤财，赔了夫人又折兵。